

看澳门

澳门：社区服务给城市「温度」

曹槟 胡瑶



▲澳门氹仔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邀请特殊需要家庭参加亲子户外活动。(资料图片)

几年前，澳门市民高女士的儿子被确诊为重度自闭症。

因此，她每周一次送儿子到澳门氹仔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陪儿子上语言训练课。几年来，风雨无阻，几乎未曾落下一节课。从最初的口肌训练，到发音，再到字、词、句子，以及情绪训练，儿子的每一点进步，高女士都看在眼里。

“去年我儿子终于开口问我问题了，有时候会说爸爸去哪里了，有时候会说玩具在哪里。那一刻，我觉得这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她说。

为家长提供专业支持

高女士去的这家社区家庭服务中心，位于澳门闹市区的一栋公寓楼里，面积约1400平方米，主要为澳门居民提供家庭生活教育、社区教育及辅导。对高女士这样有特殊需要的家庭，服务中心还会提供儿童状态早期初步辨认，儿童成长训练，家长支援，专业治疗服务等。

除了接待和办公区域，服务中心的其他空间根据教学需求不同被划分为小教室或活动室，分别取名为开心园地、游玩地带、儿童王国、成长加油站等。

“当家长发现子女在成长发展或学习能力方面出现差异，会感到担心和焦虑。在这里，家长可以在情绪、资源、管教和训练等方面得到支持，从而协助子女健康愉快成长。”中心主任徐晓彤说。

在中心入口处，人们可以免费领取各种资料，其中一份这样写道：假若儿童出现失眠、伤害自己或他人的

行为，怕黑、发脾气、焦虑、经常哭泣、做噩梦、经历创伤事件、尖叫等情况，可尝试与中心社工联络。

这份名为《儿童为本游戏治疗服务简介》里提到，儿童除了能在游戏中得到乐趣外，还可以通过游戏来自然地表达自己不同的情感及需要。服务对象为3到12岁儿童，不收取费用。

帮孩子化解负面情绪

“整个过程以儿童为主导，他们自由选择心仪的玩具来玩，工作人员从旁陪伴及聆听，协助儿童把内心世界及感受表达出来，抒发心中的困扰及创伤，从而化解负面情绪，强化心灵。”工作人员李婉心说。

据介绍，服务中心所在社区的双职工家庭较多，收入在澳门处于中上水平，孩子白天一般交给保姆照顾。随着物质的丰富，更多家长开始关注孩子的心理。

服务中心共有690名注册会员，10名专业社工。除了针对性的疗愈课程，在中心每周组织的诸多兴趣小组和亲子活动中，社工能够近距离接触儿童，若发现异常，会及时给家长提供建议。

“这里的设施和活动是对全体公众开放的，你会看到家长带着孩子来玩，学生放学了也会到这里读书。通过吸引更多人来这里，有助于寻求支援的家长和孩子放松心情，让他们觉得自己没那么特殊。”徐晓彤说。

通过家庭服务中心，高女士认识了其他有相同困扰的家长，他们

相互安慰和减压，汲取勇气和和经验。每年她儿子可以获得政府18000澳门元的残疾津贴，特殊教育学校每年近4万元的学费也予以免除。

用更多资源扶危济困

据澳门特区政府社会工作局职务主管黄柏基介绍，澳门共有36个以家庭为对象的社区服务中心，员工共400人，其中专业社工160人。去年一共服务了30万户家庭，跟进200个家庭个案。

数据显示，2018年社工局定期资助社会服务机构约13亿澳门元，同比增幅超过40%。此外，澳门还设有针对肢体康复、老人、药物依赖、赌博、社会重返等需求的服务机构，社工局还联合民间社会服务机构开通了24小时辅导热线，主要面向问题赌徒及其家人，陷入困难、消极或绝望之人士，遭受家庭暴力困扰的女性等。

自回归祖国以来，澳门特区政府在社会服务方面不断加大资源投放，由最初约1.7亿澳门元增至2018年的超过26.7亿澳门元，增幅超过14倍；受资助社会服务设施由160多个增至2018年约250个，各类社会福利服务由8万多受惠人次，大幅提升至2018年250多万人次，增幅超过30倍。

“基本上无论在澳门哪个地方，步行10到15分钟就能找到一家社区服务中心，接待机构会根据求助者的问题，通知专门机构进行帮扶，真的像便利店一样方便。”黄柏基说。

(据新华社澳门电)



声音

打“香港牌”遏制中国发展 美国企图不会得逞

借干预香港事务攻击中国内政，已成为西方某些政客的“标准动作”。日前，美国宣称将取消美国对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还指责中国已将“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妄图继续借打“香港牌”遏制中国发展。新华社就此发表时评表示，美国这种违背公理人心且不具备现实基础的图谋注定失败，更进一步凸显了涉港国家安全立法的合理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文章摘编如下：

自2014年非法“占中”以来，美国介入香港事务越来越露骨，通过与香港反对派合作和直接培养“代理人”等方式，以香港作为“桥头堡”对中国内地进行分裂、颠覆、渗透、破坏的险恶用心已昭然若揭。去年“修例风波”以来，美国不断为“港独”和激进暴力分子撑腰打气，通过制定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强行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在全国人大审议讨论涉港国家安全立法相关决定期间，更是无休止地谩骂和攻击中国，彻底撕毁其所谓“文明国家”“民主国家”的虚伪面具。

香港回归23年来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中央政府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香港基本法中所列明的特区所享有的权力以及香港市民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均得到了严格维护。任何试图将“一国两制”污名化的行径，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威胁对香港进行制裁，同样欠缺法理和现实依据。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来说，国家安全立法均属于中央事权。美国自身国安立法种类繁多，却对中国堵塞国家安全漏洞的合法举措百般指摘，这种“双重标准”的逻辑实在令人错愕。更何况，伴随所谓制裁而严重受损的不仅是双方长久以来的合作关系，还有美国自身的巨大利益。

一段时间以来，在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支配下，美国抛出了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言论，包括蓄意歪曲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战略意图，大肆渲染“中国威胁”。去年，美国更妄图通过在香港策动“颜色革命”，对中国进行分裂颠覆和渗透破坏，这已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冲击。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5月28日高票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和境外势力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反制。在未来制定的相关法律中，外国和境外势力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的活动更是切实防范、制止和惩治的对象。中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捍卫国家统一的意志和决心坚定不移。

目前，涉港国家安全立法的决定在香港得到广泛民意支持。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看到香港民众的期盼，尊重中国政府维护国家安全和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举措，共同维护香港的繁荣与稳定。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将致力于与各国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发展。同时，我们也会更加坚决地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对任何试图危害国家安全的霸凌行径和强权政治，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14亿中国人民绝不会退缩。美国想借干预香港事务阻遏中国发展，恰是站在了历史和人心的对立面，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绝不会成功。

说台湾

台北宝藏岩：都市里的村庄

本报记者 陈晓星文/图



连日来，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台湾农民创业园的5万多亩油菜进入收获季节，当地农民抢晴天加紧收割，确保颗粒归仓。

行摄两岸

上图：浙江台州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海亮生态农业仙居观光体验基地，农民正驾驶农机收割油菜籽。

下图：台湾农民创业园内即将收割完毕的油菜田。
王华斌摄（人民图片）



水泥地、白灰墙、公用厕所，这样的居所早被都市台北人嫌弃了，但对于台北宝藏岩村的居民来说，这样的变化算是一次升级。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宝藏岩村里的房子才逐渐由石头、木板升级为水泥结构。这个从上世纪初由借助庙宇和日本人废弃仓库落脚而来的违建村子，现在仍在台北的热闹地段婚嫁娶、生儿育女。屋后菜园、房前小院，一墙一树都可读出台北的来时路。

(一)

宝藏岩村也称宝村，并不偏远。从宝村拐个弯，就是台北现代的博物馆、礼堂（奥莱）购物、台湾大学校区、公馆商圈，可说是都市里的村庄。

从闹市拐进村庄，画风突变，溪水涓涓，树木欣欣，池塘有蛙鸣，菜园现人家。屋舍对着新店溪，沿山坡错落而上。在宝藏岩寺旁的水泥台阶上立着一个告示牌，写着允许外人入村的时间。拾级而上，看到的是菜园、大树、鲜花和住家，有的挂着“居民住所”的提示。外来人见此压低声音。将心比心，如果你住在这里，也不愿意窗外总是吵吵闹闹、镜头轰炸吧？

虽然门前有晾晒的衣服，门里有聊天声，但村里走着的是外人，大多数住家也成了民宿、



▲依山而建的台北宝藏岩村。

咖啡厅、小餐厅、工作室、排练室。不能抱怨村子的商业化，正是因为商业，宝村才得以续命，这个过程曲折艰难。

(二)

1993年，台北市公告拆除违建宝村，当时的100多位居民不同意。拉锯到1997年，同情村民的台湾大学建筑系开始进村调查、访谈，挖掘出宝村的人文意义，提出在此设立文化景观，得到时任市长马英九的认可。

2001年，台北市开始安置愿意拆走的住户，建设“宝藏岩历史聚落设置艺术村”。村里统一规划整修后，除回迁户外，房屋外租给文创和旅游服务产业。

记者在宝村一家小餐厅见到“求婚包场”的提示牌，探头看，就是原住户的客厅，在这里求婚还真有家的温馨。

村口的柑仔店（杂货店）也翻新为怀旧风，古早冰棒、冬瓜茶正当时令，还按节气供应肉粽、汤圆等传统小吃。记者买了一瓶冬瓜茶，50元新台币，瓶上有“宝村”的标记，老板娘特意声明：“是我们自己煮的。”

宝藏岩村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记录台湾百年的历史印迹。村得名于宝藏岩寺，此为台湾北部古老的寺庙，建于清乾隆年间。当时从新店溪上岸的闽南移民郭治亨父子在此设寺，供奉观音，一规划整修后，除回迁户外，房屋外租给文创和旅游服务产业。

湾，在此地设自来水厂和仓库，有军人和日本职工在此居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此地成为军事要地，一是看管水源，二是居高临下。当时有六户人家仍住在这里。

随着驻守军人成家立业的需要，房屋渐渐搭建起来，以新店溪的鹅卵石和弃用雕堡的旧砖块为建材，至上世纪70年代已遍山开花，达200多户，形成狭窄拥挤如迷宫般的村落。

到上世纪90年代，富裕起来的人们离开了宝藏岩村，留下的多为老兵和低收入者，房舍也保留着因陋就简的原貌，这里成了与现实脱节的标本。

(三)

当拆迁的规划出台，仍有人不愿意搬离此地，台湾大学建筑系师生的田野调查以景象和文字记录下村民的想法。有人表示自己生长在这里，屋是爷爷建的，树是爸爸栽的，菜园是妈妈开的，不愿意这个家族的记忆从地图上消失。

经过改建后，宝藏岩村只有19户居民了。每户外墙都标明姓氏和家史简介。比如村口的“徐”家，文字介绍是：徐伯伯来自山东省，陆军少校退伍，为宝藏岩的长期租客。村子重建后居现址。“安”家的介绍是：安伯伯来自湖南省……

这些文字没写标于何时，不知来自山东、湖南的徐伯伯、安伯伯们可安好。他们少小离家，军中士兵不能结婚，退伍后年纪已大，难以融入台湾社会，也难婚配，大多孤身一人，晚年还受到“去中国”化的欺凌。现在他们日渐凋零，也日渐被刻意忽略。幸亏有宝藏岩村，过去安顿他们，现在记录他们。宝藏岩村也因为他们，更令人流连忘返。

(本报台北电)